

第七十七章

其猶張弓乎古本作其備張弓補之一作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有餘而奉不足唯有道者乎功成而不居成不處見賢耶無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弱一作天下柔能先勝一以其無以易之也以無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上有故無莫不知莫能行而莫之能行不知故聖人云故一作是以古是謂一為若反有也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有一下必有餘怨必無故有德司契無

第八十章

使民有什伯之器什無民一器而不用有一下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此菜本無甘其食古本上

安其俗俗一作居樂其業業一作俗音一作使民至使一無而不相往來下無與

第八十一章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古本作善言不善不積不

無作  
天之道之一無  
老子翼卷之六終



莊子翼卷之一

振

內篇

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郭註鯀鯀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會其歸而遺其所寄也鯀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者翼天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也

野馬者遊氣也野馬塵埃皆鵬之所憑以飛者夫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耶天之為遠而無以阻耶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遇者而後乃

今將圖南蜩與鷺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

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又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郭註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

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三食二旬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二蟲謂鵬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

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此逍遙之大意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之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歧天下又何所悲

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自此已下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

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實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

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宜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窮矣未能無行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地有冥海者天池也有涖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鯨有焉為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

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去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

勤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

板一

四

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郭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向言二蟲跌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

稱體而是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大小之辨各有自然之紫既非羨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其自視亦若此者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宋榮子猶然笑之者未能齊故有笑也舉世毀譽之而不加勸沮者審自得也定乎内外之分者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者榮已而辱人斯已矣者亦不能復過此也於世未數數者足於身故問於世也猶未樹者言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冷然輕

妙之貌旬有五日後反言有待者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然其行亦自然耳非數數然求之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

板一

五

以自然為正故大鵬自能高斥鴳之能下大椿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辨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

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宜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

巨細乎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筆乘至人知道內實諸心而泯絕無寄故置

無已神人盡道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念道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天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為賓乎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河服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板一

六

郭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待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

之言夫治之由於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也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

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夫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洗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君矣

以此為君若天之高實君之德也若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之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鷓鴣一枝僵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

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二句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

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詭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矚下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

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斯乎亂孰獎獎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於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

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尺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黃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郭註此皆寄言耳神人即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綈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

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者明神人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

者雖靜默閭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故行若曳枯木止若墜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

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智之聾盲也是其言猶時女者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智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夫聖人之心極兩儀

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無我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以成堯舜之治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

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物莫之傷者言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况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

與吉會也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秕糠耳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

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自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享夫堯實宜美其迹則堯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真哉故

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

遊無窮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異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成水漿其監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割之莊子曰夫子固

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均手之藥者世世以泝屏泝解統購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屏泝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稅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

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屏泝則所用之異也今于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

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往二音乎卑身而伏以候教遠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聞死於網罟今夫犛牛其大若

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天斤斧物莫善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若哉郭註其藥能令手不拘拆故堂漂絮於本

達非直達者也蓋言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筆乘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曰則所用之異也蓋人性本一用之不同用之巧則逍遙矣用之拙則拘繫矣孔子所言性相近習

相遠即此意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用而無用正其歸者處就用為結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其隱哇隣几而坐仰天而嗒嗒榻焉似喪其耦頽成子游立待乎前曰何居婦

乎形固可使如稿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  
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  
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鳴說而獨  
不聞之參乎山林之畏俛佳大木  
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似圍似  
曰似注者似汚者激者諱考者叱者吸者叫  
者譟者笑天者啜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  
者唱喁愚冷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  
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  
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郭註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然  
解體若失其配匹也稿木死灰言其寂寞  
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中獨任  
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枯木行若  
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

自得吾所不能二也吾喪我我自忘矣我  
目忘矣天下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  
後超然俱得也籟籟也籟籟管參差宮商異  
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  
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况之風物

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天地之籟見矣塊  
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  
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  
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名參長風之  
聲長佳大風之所扇動也鼻口似下舉

衆竅之所似激請以下舉舉衆竅之殊聲  
于噫云者言聲之官商雖千變萬化唱和  
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也濟止  
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  
實雖異其于各得則同也調調刁刁動搖

貌言物聲既異形之動搖亦又不同動雖  
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  
非乎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此天籟也天  
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  
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

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  
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  
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  
耳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  
而或者謂天籟後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

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  
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  
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咸其自取怒者其  
誰言物各自得誰主怒之使然蓋董明天  
籟也

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  
寐也魂交其覺教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  
闘縵者密教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  
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  
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

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壓也如緘  
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  
哀樂慮歎變態弄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  
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

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股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

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後役而不見其成功榮理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郭註閒閒間間知之不同也炎炎詹詹言語之異也魂交形開寤寐之異也縵密密交接之異也惴惴縵縵恐悸之異也司是非守勝動止之異也日消衰殺也不可復振溺而遂往也厭緘厭沒于役老湫老而愈五湫也近死利患輕禍也莫使復陽陰結遂志也喜怒以下性情之異也樂出虛蒸成菌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畧舉天籟之無方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

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自然彌同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然而然耳所以生言其自生也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不知所為使者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行者信已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賅存說之則有所私有私則不能賅而存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直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未嘗以此為悲性然故也物人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後役然疲困雖生

而實與死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陶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

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註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皆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

換一

六

于生不由知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也夫以成待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

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今日適越昔何由至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言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耳以為有言耶然未足有所定以為無言耶則據此此有言言與殺音其致一也有辯

無辯誠未可定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也夫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于適當見於

換

七

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非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非非也欲明無是非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

相明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

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真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

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為彼所彼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為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

樞要也此居其樞要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是非相尋及覆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天下莫不自是莫不相非枚

換一

六

一是一非兩行無窮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筆乘彼不自生因此則有彼此不自生因彼則有此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此皆從無生有所謂方生之說也雖然生即與死



對死即與生對方可即有不可方不可即有可一是一非相為匹偶此人也非天也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獨與造物者遊豈世之意見橫生者倫哉雖聖人於是非亦不廢者乃生之所

是因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已因之一字老莊之要害故下文累言以應之知此則此即彼彼即此彼之是非即此之是非果且有分別乎果且無分別乎彼此匹偶之相求之了不可得而道

樞在此矣凡物可圓而偶方環則終始無端中虛無物得道樞者似之故曰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蓋行乎是非無窮之塗而其無是無非者自若非照之以天者不能所謂莫若以明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

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建庭與楹厲與西施恢悅詭慄決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

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

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無是同于自是則天下無非何者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非若果非則天下亦不得

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于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是非也可於已者即謂之

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夫蓬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悅慄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則形雖萬殊而

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無滯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于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幾盡也至理盡

于自得也達者因而不作故曰因是然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道即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

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兩行者任天下之是非也

筆乘天地之大不異一指萬物之多不異一馬况人為天地萬物中之一物乎知此則真體廓然是非盡泯而其天全矣然聖人

振

主

無是非而亦未嘗廢是非所謂因也人所以可因而可之人所不可因而不可之道可行因而成之物有謂因而然之是我無然於物之所然耳我無不然於物之所不然耳若此者以物自有所然自有所以可蓋無物不如此者又何必加是非於其間哉莛與楹反厲與西施反分與成反成與毀反極之恢恠憭怪皆通而一之非洞然曉徹真手至理者不能此莊生之所謂達也不用不自用也寓諸庸因乎人也庸

即人之所常用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不用則滯用則通故曰用也者通也道至於通則得矣故曰通也者得也至於得則幾矣而總之只是因之一字盡之也又恐不明因之為義但觀徂公賦茅不自增減而

因衆狙之喜怒為增減非因而何是以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非非之天鈞不以迹之有是非而礙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之兩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

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

振一

主

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涓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郭註知夫未始有物者此忘天地遺萬物外

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有封者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無是非乃全也道虧則情有

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今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

文之不鼓琴也與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而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然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人欲使眾人同我之所好是猶對

振一

主

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

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成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圓而域之恢愜悖怪則

通而一之使群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倨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諸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有無之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

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為因是已

郭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

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

○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請嘗言之者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也有始言必有終也未始有始謂無終始而一死生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則羨惡是非其也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猶未離懷也未始有無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俄而有無未知有無之孰有孰無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

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我已謂者謂無是非即復有謂也未始有無之謂者謂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胃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

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小無

○大無壽無天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枝流凡物

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因是者各止于所能乃最是也

華乘無適焉因是已言自無適有者識風鼓浪展轉不窮為是為非竟無了歇無適者

自有適無者也適無則無是非而因人之是非以為是非故曰因是已此句篇中凡數見而解者俱失之以不知是已為語詞而連因字讀之故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眇也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

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嘯謙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

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

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郭註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是非無定主也為是而有眇者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也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物有理事事有宜也分辯

者群分而類別也並逐曰競對辯曰爭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未嘗論之若論則引物使學其所不能矣故不論其

外而八眇同于自得也論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也議而不辯者順其成迹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分不分辯不辯者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已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懷之者以

不辯為懷耳聖人無懷也辯有不見者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也不稱者付之自稱無所稱謂也不言者已自別也不仁者無愛而自存也不嘯者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嘯盈不伎

者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也道昭而不道者以此明彼彼此俱失也言辯而不及者不能及其自分也仁常不成者物無常愛常愛則不周也廉清不信者激然廉清貪名者爾非真廉也勇伎不成者伎

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猶以圓學方以魚美鳥耳此愈近彼愈遠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所不

知者皆性分之外故止于所知之內而至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浩然都任之也不滿不竭者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不知所由來者至理之來自自然無迹也葆光者任其自明故其

光不殺也欲伐三國而不釋然者於安任之道未私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于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

微一

五元

有蓬艾而不光被也夫日月雖無私于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私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筆乘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何惡于封與常哉為其立于是非之畛也左右倫義分辯競爭此八德皆謂之畛聖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辯辯而不議則超然是非之表而何至于有畛哉然聖人非但不論不辯不議為無畛也即其有時而論而辯亦不得謂之畛也聖人心無分別分即謂之不分辯即謂之不辯所以者聖人以不見為辯衆人以相示為辯此其所以異耳不稱不言不

仁不嘽不忤歷引古語以證之五者至德渾成名相不立此所謂園也若道昭言辯仁常廉清勇伎則圭角太露而近於方矣方即畛也噫世知不知之為至而知知而不知為尤至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是

振一

五元

也此則有即無色即空豈非注而不滿酌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之天府乎葆光即知而不知之謂

齧缺問乎王倪曰于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謹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鱸秋然乎哉木處將端慄恂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

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足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

乎

郭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群才之自當也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嘗試言之者以其

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故舉民鱸猿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蛆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猿獼麋鹿鱸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非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矣仁義是非樊然殺亂言利于彼或害于此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也齧缺未能妙其不知故

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也不熱不寒不驚者神全形具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費介于胸中也乘雲氣者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晝夜而無死

生也游四海之外者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不窮也

瞿鶴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立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德之奚勞去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

涒昏昏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蓋然而以是相縕予惡乎知說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

王同筐牀食粉黍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後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

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固哉丘也與女汝下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弟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過大聖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郭註不從事于務者務自來理自應耳非從

而事之也不就利違害者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也不喜求者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也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者凡有稱謂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凡非真性皆塵

垢也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

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鶴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無異見卯而貴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化實生而慮死孰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言之則孟浪故試妄

言之若正聽妄言復為大早計故亦妄聽之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譬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泯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昭然自合之道其若置之勿言

委之自爾也昭然無液際之謂役役馳篤于是非之境也愚也茫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世而參其變眾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也然直往而與變化

為一一變化而當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

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相背安知其非惑也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弱喪者迷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

還歸而惡之哉觀於麗姬先泣後悔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况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故寤寐之間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

所願一也則何係哉方夢不知其夢則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夫夢者夢中復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

未嘗也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非常之談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且暮遇之者言能然然無係而玄同生死

者至希也

筆乘奚何不也屬下句讀弱喪禮記二十曰弱喪亡失也且暮遇之言有知之者雖萬世之遠猶如旦夕甚言其難得也古云千里而一聖猶比肩也語意亦如此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啖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

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是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郭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聞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

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是

非然不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是非之辯為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

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故玄同死生志義故彌實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而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

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蚶蝸蠃條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而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

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郭註用兩景外之微陰也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

之理明矣若待蛇蚶蝸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

明乎衆形之自物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相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

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惡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何夷之得有哉自喻適志自快得意悅豫而行也方其夢為胡蝶

振一

主六

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

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掉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

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筆乘齊物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咸毀一多少均小大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

以參古今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於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於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為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小有不同也積久而通則晝所為夜

振

主七

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江通有言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真於夢覺之所為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出於思慮之外則夢又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為常有倫昔昔之夢其見聞常不續夢覺須臾之

說耳其差殊乃至此况死生乃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不足道也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生可以盡年郭註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夫舉重



携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  
好勝者雖復絕督猶未足以憚其顧此知  
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  
真極真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  
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忽然不知重之

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  
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  
得而不困哉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  
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必也忘  
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  
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  
為經者順中以為常也苟得中而冥度則  
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事事無不可者夫養  
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踣紀春翕然嚮然奏刀騞然  
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  
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  
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

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  
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隙導大窾因  
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軻孤乎良  
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  
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

斲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  
年而刀刃若新發於斲雖然每至於族吾見  
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  
諒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  
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  
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  
節也進乎技者言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  
者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能見其理間也  
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以  
目視間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  
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天理者不橫截也  
批大郤者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今離也導

大窾者節解窾空就導令殊也因其固然  
刀不妄加也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  
技之妙也交錯聚結為族視為止者不復  
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徐其手也動刀甚  
微諒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也如土委

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善刀而藏之  
拭刀而投之也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藏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焉乎介  
也天與余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  
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  
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首乎樊中  
神雖王黠不善也

郭註介偏則之名知之所無柰何天也犯其  
所知人也偏則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  
能兩存其足則是知其所無柰何若以右  
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形骸外  
斲矣豈直偏則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  
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命也  
故知獨者亦非我也以達生之情者不  
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

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斷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夫始乎適而卒未嘗適者志適也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

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振一

四

筆乘介獨也即見獨疑獨之獨有與則非獨矣右師知識俱忘而澹然遊心於獨公文軒已望而知之故驚問其天耶人耶言何

○ 得以偶之此天之使也苟不知知之自知見之自見又為知見以益之則有與而屬之人矣即老子所謂子何與人借來之衆也澤雉飲啄雖難必以樊中為苦要思以善其人耳彼知見者亦人之樊也非至人

則惡能縣解之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振一

聖

郭註秦失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尸觀化乃至三號不知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憊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

○ 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避天者也將馳驚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也適去理當死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慶真然與造化為一

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

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

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筆乘按佛典有解此者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感者見形朽於一生便

○ 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其說亦甚精矣然舍生趨生則猶未了之談也竊意以指計新薪多而指有窮反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蓋躍金不出乎爐浮漚必還之海以見其無

振一

四三

死生一也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死生如一豈故相反哉知死生之一者乃為善養生者耳



莊子翼卷之二

振三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其

振二

一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  
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謹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  
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

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  
所涉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湯乎名知出乎  
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  
器非所以蓋行也且德厚信矜打未達人氣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

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  
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  
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  
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而目將焚之  
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  
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  
昔者無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  
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  
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

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形戮其用  
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  
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升也而  
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  
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  
為克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  
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  
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皆  
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于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

振三

二

已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况言斲乎而人善之  
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  
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路  
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者敢不為耶為  
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